“磨剑”方程式

■艾 蔻 陈 洁

新时代之歌

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团阔大严整的装备库区里，铁甲战车如一头头猛兽，蛰伏在各自的巢穴中。在东北角最不起眼的角落，有一间小库房，掌管钥匙的人叫任广新。说起三级军士长任广新，团里人人知晓，不过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还是那张“黑脸”。“嘿嘿，任班长，下个月打靶还请多多关照。”“怎么关照？”任班长一脸严肃，“真正的敌机会按你的意图飞吗？”一句话噎得对方哑口无言。

在这个全军首支数字化防空团、被誉为“防空利剑”的团队，任广新给自己的定位是“磨刀石”。作为航模组组长，他带领的小团队专门跟大伙儿“作对”，研究如何让靶机飞得更“花哨”、角度更刁钻，想方设法让导弹和高炮捕不住、瞄不准，迫使他们钻研新战法。

任广新一向不愁没有对手。2011年，团里换装，自行高炮实现了雷达、火控等多位一体，高炮营喜提“豪车”，一片欢腾。参观新装备时，任广新也很兴奋，既然装备升了级，战斗力也得升级，再按以前的老路子飞显然不合适了。四个月后，试新演练在众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东北方向，敌机两架，右行临近，准备抗击！”

威武的高炮战车群闻令而动——搜索、跟踪、导引，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干净利索，炮弹上膛，如箭在弦。忽然，雷达显示屏杂波一片，敌机不见了！炮手们顿时傻了眼，慌乱中开始重新搜索，可为时已晚。试新结果是六门高炮全剃了光头，现场观摩的领导颇为费解，甚至怀疑新装备有问题。

“都怪任班长！跟以前的飞法完全不一样！”失落之余，战友们免不了抱怨，高炮二连四级军士长句红卫却陷入了思考。作为战斗骨干，句班长不仅业务精纯，肯于动脑、善于钻研也是出了名的。对战斗经过进行复盘后，他发现，航模架次批次随机，起飞时间也打乱了，射界方向不定，还实施了多种高难度攻击动作，不按既定航路飞，目标肯定容易跟丢，再次搜索费时费力。真正的战场上，极为短暂的延误都可能错失战机。句班长钻进新炮车，对着密密麻麻的旋钮和按键边琢磨边试验，他坚信，只要狠下功夫，下次肯定能打败任广新。

不久，部队展开野外驻训，又到了扣人心弦的实弹射击环节。6500米、6000米、5500米……靶标越来越近，句班长下达了准备射击的指令。就在这时，目标消失了。很显然，任班长又开始“施法”了。这回可没人慌乱，各炮运用句班长研究出的“点迹快速导引目标法”，快捷的操作下，短短三秒就再次完成了目标锁定。伴着一阵急促有力的射击声，敌机被打了个空中开花。

“任班长，老招式不管用了，下次换个花样吧！”高炮营的兄弟们算是扳回一局，扬眉吐气的新兵跑去航模组“叫嚣”开了。

“只要你们敢打，我就敢飞！”任广新毫不示弱。

2016年，防空团受命“一站双发斩双鹰”任务，探索极限条件下单车双发双目标射击。导弹一连发射站站长王良主动请缨，带领全站人员热火朝天地推参数、定方案，颇有志在必得的势头。当然，大家也专门针对任广新进行了突发情况的处置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

9月的渤海湾畔，略带海腥味的空气夹带着丝丝凉意，导弹战车里的战士们已各就其位。实弹射击前十五分钟，对讲机里清晰地传出：“全连一等！”气氛立即紧张起来，王良沉着地下达了第一个指令：“燃机供电！”

“燃机无法正常启动，无法供电！”操作手急促的报告有如炸雷，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驾驶员反复尝试启动燃机，仍然无济于事。一心想着如何对付任广新的王良万万没想到燃机会出问题，此时，各种操作程序和技术参数都变成了任广新的靶机，在他脑子里横冲直撞，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对，取力发电！一丝光亮闪过眼前，王良果断下令：“发动战车，取力发电！”驾驶员迅速执行，成功了！

惊闻燃机出故障的团长赵晓光急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团里首次尝试防空导弹单车双发攻击双目标，导弹操作手必须在十秒内完成搜索、跟踪和发射，课目难度前所未有，目前虽说燃机故障解决了，战士们的作战状态却已大受影响，这样一来，还能顺利完成任务吗？指挥组对此产生了担忧，有人提议，希望团长授意航模组飞得“轻松”些。

“报告团长，飞轻松些当然好，我也能轻松些。可航线已经确定，临时改动就怕‘敌机’不乐意啊！”任广新一席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那就是不同意飞得“轻松”，难度不能降低，否则实战化训练从何谈起？团长赵晓光咬牙沉吟片刻，定下了决心：赞同任广新，也相信王良他们。

导弹车上，王良迅速冷静下来。“站长，任班长这次又会耍什么花样啊？”操作手们有些担心，燃机“发难”让他们心有余悸，接下来还得跟任广新这个劲敌较量。

“集中精力，排除杂念！”王良死死盯住显示屏，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发现目标！”终于，两架靶机从不同的角度，沿着毫无规律的航线在捕捉视野内时隐时现。王良会意一笑，这种飞法最考验防空导弹的临机捕捉和精确打击能力，幸好他已做足了功课。

“抗击目标！”站长王良威严下令。

在王良的指挥下，一阵密集的操作后，两枚导弹同时弹射启程。一枚完美命中拖靶，另一枚却差点扑空，不过，最后还是以一道优美的弧线击中了另一个目标。

成功了！全团上下都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中。这次艰难探索为下一步实战化训练趟开了路子，意义重大，团长赵晓光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总有战士反映，每逢射击考核前夜就会因为“想”任广新而睡不着觉，可是谁又知道，就是团长本人也睡不着啊——任广新啊任广新，这个团里资历最老的士官，酷爱分析各种战例，研究出一系列神出鬼没的战术与技术方案，真是一块既让大家担心又令人欣慰的“磨刀石”。如果把防空团的综合训练比作方程式，航模组无疑包揽了大部分变量，任广新所做的，就是反复研究这些变量，不断给方程式增加难度。

19年前，任广新怀着对防空兵的种种遐想走进了军营，却被编入航模组学习靶机操作，说白了就是陪练，给射击训练当靶子。可这靶子还真不好当，入伍整六年后，任广新才迎来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单飞”。模拟、调试、试车……尽管每个环节都经过了上千次练习，满怀期待的他还是眼睁睁看着靶机起飞不到十秒就坠毁了。从首飞就惨遭滑铁卢到成为团里人人发怵的对手，只有任广新自己最清楚其中的艰辛。航模难度高，要让靶机顺顺利利飞上天，跑完预定轨道，谈何容易？既要掌握大量晦涩难啃的理论，又得具备相当的实践经验，难为对手的同时，更是在难为自己。此外，遥控手、遥测手想干好还得有天赋和悟性，选人也难！

有时，他会偷偷躲进那间库区东北角的小库房，十多架触目惊心的航模残骸静卧在支架上。“航模飞行就像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直播。”任广新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别看他演练场上出尽风头，在他心里，只有加上眼前这堆残骸，才能拼凑出自己最完整的军旅历程。

深秋时节，防空团年度实弹战术演习又一次进入倒计时。伴随着熟悉的鸣响，一架架航模腾空而起，任广新默默读秒，观察记录着每组飞行数据的变化。“记住，我们是防空利剑的‘磨刀石’。”任广新经常提醒徒弟们，“我们很重要！陪练也是为了打胜仗！”这块无情的“磨刀石”、这个最长情的“陪练者”，就这样继续和战友们较量着，和自己较量着。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六盘山中薪火传

■李玉英

2018年7月28日，清晨，宁夏隆德县。西北的阳光像金子一般撒在古城高低错落的建筑上，天空是湛蓝的。七月的风，不似南方那般燥热，带着些许清凉，温柔地掠过我的面颊。我和弟、妹，还有亲属一行，回到了父亲的家乡，祭奠他，追思他。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六盘山西麓的北象山进发。前不久的一场大雨，把上山的路冲刷得沟沟坎坎，在几个“之”字形的急转弯处，开车的师傅必须要倒一次车，才能把车重新开上正路。车子在北象山山腰处停下。父亲陵墓旁的松柏，是1984年栽下的小树，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山上的植被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观。以松柏为主、山桃为辅的绿色，把盛夏的北象山装点得郁郁葱葱。

我的父亲李友禄，1918年7月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投身革命的父亲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勇士。入伍后，父亲因骁勇善战，三个月就任班长，十个月任排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身经百余场大战，负九次重伤，九死而一生。父亲的左脸颊上一直留着很大的伤疤，那是在一次冲锋时，父亲挥着驳壳枪，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一颗子弹在父亲的口腔中炸开，炸烂了他的脸，甚至有子弹碎片留在了父亲的颅内，父亲却神奇地活了下来。1955年，国防部签署命令，授予父亲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炫耀过他的战功，母亲则一直珍藏着父亲的一个公文包。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在这小小的公文包里，看到了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奖章、纪念章和勋章。

父亲对自身的名利看得很淡，离休后坚持回到当时贫穷落后的家乡。父亲经常下乡，不坐车，不带人，和基层干部研究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他时常把自己的离休金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百姓。除了到银川去看病，父亲极少用公家的车。他常常拖着因负伤而行动不便的腿，到部队学校，给战士和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每年家中院子里种的苹果、梨和杏子熟了，热心的父亲就把它们送给老人和孩子。晚年的父亲生活极为朴素，他穿的衣服经常打着补丁。走在家乡的大街小巷，不熟悉的人，谁也想不到，这和蔼的老人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斗英雄。

父亲养育了五个孩子，他们青年时期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无论上学、就业还是提拔，父亲从没为此找过熟人或领导。大弟入伍后，参加了边境作战。战斗打得激烈时，父亲整晚睡不着，一杯杯地喝酒。那时，前线有他的战友，他没打一声招呼。战后，大弟荣立三等功。回家探亲时，父亲亲自下厨，为他烧了几个菜。

有一年，我探亲结束后返回兵团。父亲帮我提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父亲还在挥动着手臂。六盘山的风吹拂着父亲的白发，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父亲爱孩子，不是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物质享受，而是把融于血液的坚定的人生信仰、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遗传给了子女们。

1984年5月14日，离休后回到家乡居住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未来得及见上三个远在外地的孩子，就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家乡和乡亲，离开了聚少离多的孩子们。追悼会原定在小礼堂举行，但自发来悼念的干部群众太多，只好临时改在大礼堂，但还是容不下前来的人们。父亲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将入党时的誓词真切地化作了毕生的努力。

风吹过树梢，太阳在绿叶的缝隙中撒下迷人的金光。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年轻的红军战士、勇敢的八路军指挥员，挥着短枪，举着大刀，一次又一次穿云裂帛地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这句话，父亲一生中喊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生都在冲锋！

7月27日，我们子女还有亲属，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瞻仰。纪念馆海拔2832米，车子盘旋而上，一行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妹妹的孙子，只有11个月大。小家伙有些晕车，但没有哭闹，哼哼着、坚持着。也许在他的血液中，也流淌着曾外祖父的勇敢和坚强。

快离开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了。我站在渝河旁眺望六盘山时，突然想起一句话：“由于他的生存而许多人能够生存，他的生存便更有意义。”父亲英勇奋斗了一生，他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此刻，他的家乡已由昔日贫穷落后的古城，变成国家园林县城。崭新的博物馆、宽敞的市民广场、鲜花盛开的公园和两岸杨柳依依的渝河，都在生动地述说着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

晨曦中，北象山公园传来秦腔高亢激越的演唱，不是专业胜似专业；暮色中，广场上乐声欢快，舞者翩跹，那一招一式，不是表演，而是抒发，抒发着这个全国文化先进县人民的幸福和喜悦。

故乡的秋

■夏董财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又是一年秋，香山上遍地是红灿灿的叶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就像燃烧起来的一簇簇火焰。我踩在松软的土地上，仿佛嗅到了林间淡淡而温润的香气，浸透到肌肤里，然后蔓延至整个灵魂。站在高处俯瞰古老的北京城，城市的悠久与繁华延伸到天边，在清凉的细风中描摹出岁月的质感。

我捡拾起一片枯叶，目光顺着细密的脉络流动，流年的痕迹就是这般琐碎而岑寂。那一刻，我突然有种恍惚的感觉，好像我穿过重重时光，此刻的香山已幻化成家乡那座静静耸立的高峰，承载我逝去的光阴，令我想到了久违的故土。

那是塞北的秋天，在萧瑟的秋雨中，我喜欢用手去触碰丝丝的凉意，觉察那一种别样的宁静和安详。或者等到天空晴朗的时候，懒洋洋的秋日悬在高空打着盹儿，我和小伙伴们踢踏着满地的碎叶，想要在大地上翻腾起阵阵“浪花”，然后一起追逐天真烂漫的时光。

那农家质朴的汉子呢？他们此刻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忙着一年的收成。那些用汗水滋养而成的黄豆秧挤出金灿灿的颗粒，泛着太阳那般炽热的光芒，映出一番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房舍的烟囱青烟袅袅，来自黑土地的大米别有一番香味，弥漫在整条村路上，激发出男人们劳作的潜力，而调皮的孩子们正捡拾着散落的豆粒，塞满小小的衣兜。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片秋日的旷野，那里有一位孤独的老者坐在田间地头，像一尊在夕阳下逐渐褪色的雕塑。他望着远方，似在沉思，又似在咂摸一段鲜为人知的记忆。有一条棕色的牧羊犬，安然地趴在老者身旁，偶尔竖起耳朵聆听秋风里裹挟的杂音。或许它就这样陪伴着老人，度过一个又一个寥落的秋天。老者有时也会望向墨绿的山峦，那里的青松坚守着远古的承诺，无论季节如何变化，始终用生命燃烧出不变的绿光，直到斜阳沉落，陷入夜的幽深。

又是一年秋，我轻轻放下这枚掉落许久的枯叶。家中的庭院此刻也散落着这样的叶子吧，有的还在打着旋飘舞，凝成秋的意味，有的流连在窗边，瞧着屋子里依偎在一起的老人。那是我逐渐老去的父母，他们或许正在捧着孩子的相册，笑着谈论儿女小时候的顽皮，稀疏的白发晕染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父母耗费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就像一棵树掉落下青葱的叶子，那些叶子又静静消融在树根旁的泥土里，变成养料，等到来年春天，让身旁的小树有足够的营养茁壮成长……思绪飘回到香山，我的眼眶不自觉有些湿润。林间淡淡的香味，有着浸润灵魂的自然力量，让人找到自我的本真。

故乡的秋，在遥远的彼岸，在我深沉的记忆里。穿上军装已有十载，每逢落叶纷飞，在营区的道路上刻画出秋的印痕，我总会忍不住抚摸路旁的老树。沟壑纵横般坚厚粗糙的树皮纹理，承载了多少关于秋天的记忆，在铁打的营盘里看见了多少官兵远去的背影。落叶有情，老树扎根，凝成军营院落里最美的意象，亦有着如故乡的秋那般让人眷恋的深情。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重返天山

■王发宾

离开军营的日日夜夜
有时望望云 有时摸摸水
思念揉碎了每一个朝夕
就这样 整整半个世纪

思念战友
军营是塑造人生的一座丰碑
那里有凝结着生死的情谊
厚厚的 重于大地

新兵连 一起穿上了军衣
从此 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进军天山 列车飞驰茫茫戈壁
开山筑路 战友们
没叫一声苦 没喊一声累

那个难忘的除夕 营区内的几盏灯
被群山挤压得十分神秘
黢黑的夜 我们和星星坐在一起
几个战友举起海拔三千四百米的酒杯
面对长空高吼一声 亚克西
子夜增长了一岁

半个世纪了 我重上天山
寻找军营的往事
天山满含泪水 松柏伸展情思
深深地拥抱 老兵生命中的友谊

秋天，想起家乡

■张子明

目光穿过靶场
抑或是金黄的树林 秋叶
多像游走在上面的心事 起伏不定

喜欢这身绿色的军装
目光所到之处
有一盏灯 投射到内心
站在队列里 英姿勃发
青春年少的脸上 生长青铜的颜色

夜深时 想起家乡和亲人
问候与牵挂 搁浅在遥远的路途
如果看得够远 透过金黄的叶子
会看到远方的家
有一个人 正站在家门口
把翘盼 托付给秋风

文学作品

武器分解结合比赛（中国画） 姚秀明作

长征 第4348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50分 印完4时50分